

薛文清公全書

讀書錄

十六

讀書錄卷八

所謂知幾者於事未形著而識其微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
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

石門本連

下節非

耳目之聰明爲魄魄者形之神也口鼻之呼吸爲魂魂者
氣之神也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爲也有許多呼

吸運動者魂之爲也

洛陽本氣之神也節

堯之欽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

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史臣首敘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曰重
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爲乾禹爲坤可見帝降而王殆以
此歟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官厚祿卽有自滿之色觀臣
克艱厥臣及爲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乎
動而不息者陽魄也靜而有識者陰魄也

夜氣如泉源渚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則生老則枯

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老

石門本河津本作手不同處

變化無須臾之止息

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造化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無閒斷無空缺

知而不仁如老莊之流是也

靜中之識曰魄動中之靈曰魄

草木之敷榮暢茂者神之迹其凋落枯悴者鬼之迹

石門本連

下節非

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于命也

朱子曰誠之有物不待形而有蓋雖冲漠無朕之中而萬

象森然已具矣

理義

河津本作義理

之心不可少有間斷孟子所謂勿

洛陽本河津本作無

忘是也

心斯須不存即與理義

河津本作義理背馳可不念哉

烝民之詩二五之疇同一義也

至誠無息者大德之敦化萬物各得其所者小德之川流

一本萬殊殊與本不可分而爲二

朱子曰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此見作易之本義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理之生生不已也

知禮皆性也人能知崇如天禮卑如地便是成性存存而

洛陽本道義自此出也人之知不能如天之高禮不能

無而字如地之卑是壞其性而不存道義何自而出哉反此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只知崇禮卑便是成性存存

知崇禮卑成性存存應天地設位道義之門應易在其中矣

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

中庸之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溫故知新皆易知崇之事尊德性道中庸敦厚崇禮皆易禮卑之事

天者陽氣之實體地者陰形之實體

成性卽天地存存卽設位道義之門卽易行乎其中

夫子之德溫良屬仁儉屬義恭讓屬禮

近世易詩書春秋四書傳註之外世儒纂集諸家之說附

釋其後雖時有發明其實大繁複

河津本
作復

汗漫而學者

終不能遍觀而盡讀反於正經本旨日至蔽隔支離先

儒燭籠之譬正如此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四書集註章句之外倪

河津本
作伊

氏集釋最爲精簡其他割

裂舊說附會已意但欲起學者之觀聽圖已名之不朽

駁雜浩穰害理尤甚

洛陽本下連卷後朱子著四書節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雲而雨者自無而有雨而晴者自有而無雷霆風露之類亦然

太極中無所不有分

河津本無分字

而爲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無

所不在

元亨利貞文王之言也其理無窮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

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多

洛陽本作皆

以爲

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已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

意果安在乎

寒暑往來有一定之節萬物生育有一定之形人倫綱常
有一定之理是皆太極爲之主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易
者也

新竹有露者津液上行結而爲露也如人髮中有汗然

分司偶觀
新竹記此

因觀鳥鳥哺其雛仁心藹然可見

天地分明一大父母生出無限小父母來

知道則自簡

漢高祖取天下大抵能用羣策如下陳留用酈生之策還

軍霸

洛陽本河
津本作灞

上攻曉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從漢中東

兵用韓信之策守滎陽成臯又用酈生之策捐金閒楚

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羽垓下以地封韓彭英
一布使自爲戰又用良平之策及天下已定徙都關中用
劉敬之策悉收羣策而用其長此所以破秦滅楚不五
載而成帝業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

河津本作無

言欲人無知莫若勿

河津

本作無

爲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朱子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
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

天地萬物皆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其一分分殊也

通書一誠字括盡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只一復卦多少義理天道人事無不備

讀易在識時勢

存心不失爲中應事不差爲和

中也者至德也和也者要道也

地泥城隍墻皆土也孝慈恤愛惻怛皆仁也理一分殊於此亦可見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理一爲仁分殊爲義

陰陽合則魄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魄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魄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升降爲言耳此中庸或問朱子之言死生之說不過如此

昔人訓皇爲太極爲中皆虛字也朱子非之謂皇爲君極

猶屋極之極則二字皆實矣蓋謂極居此物之中則可
便謂極爲中則不可近因道出武定州北隅洛陽本觀
郵亭撮頂一木居中衆木四面蟻之此正所謂極也因
朱子之說而記余之所言如此

太極圖假象以顯義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爲人君當然哉凡爲
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爲愛民保已之法也

周公作無逸告成王遠舉殷之三宗皆繼體守成之君欲
成王有所法也近舉太王王季文王皆周先哲欲成
王有所嚴憚以修其德也其意切矣

無逸書後世爲人君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乃無逸一書之要

天轉正如車輪之轉蓋側轉也如八月初昏斗柄指酉至天將明時看之則斗柄却指卯矣以是知天一晝夜側轉一周而斗柄亦隨天翻轉指卯也

讀呂刑之書穆王不訓德而訓刑又可見當時世道之愈下矣

書終於秦誓聖人之微意歟

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耳

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於篇端默識而旁通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獨性理大全一書不外乎是以至五經四書與凡聖賢之言又豈有出此圖之外者哉
嗚呼其旨深矣

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間乃天下之至妙至妙者蓋指貞元

閒太極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蓋靜極復動卽貞下起元卽康節所謂貞元
閒太極也

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蓋始
言一理卽天命之性也中散爲萬事卽達道達德九經
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爲一理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又卽天命之性矣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

洛陽本
作力

卽傾慕豈非失其本心

乎噫弊也久矣

高則明博則厚觀之天地可見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日入而羣動息日出而羣動作一息一作者其易之謂與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

石門本河津本作楊

皇芻則噓然而笑高言

不上

莊子作止

於衆人之心驗之世俗誠然

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爲己之學後世皆

藉

石門本作籍

此以爲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

哉

洛陽本上連卷內四書集註章句之外節

夏葛冬裘飢食渴飲朝作暮息之得其正者皆時中也

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

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

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

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爲術也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無不括

盡

太極圖遠而萬古近而一息無能外者

先天圖十月純坤初爻中已有十一月復卦初爻之根卽

太極圖右半陰中陽也先天圖四月純乾初爻中已有

五月姤卦初爻之根卽太極圖石門本無圖字左半陽中陰也

由是觀之先天與太極圖亦未嘗不合

靜看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可得也

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爲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

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

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洛陽本作誠心謙德矣

史記曰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古人用字最密如冒色之冒字是也

火木陽也生於陰陰中有陽也水金陰也生於陽陽中有陰也

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忠信立身之本

惟誠無閒斷破缺

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

書而乃匍匐爲

石門本河津本無爲字

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

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卽無極而太極觀之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

石門本洛然陽本作昭

讀書錄 卷八
己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閒也

體用一源不可分體用爲二顯微無閒不可分道器爲二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之賢豈非命歟

只是一箇性分而爲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

義者天命之性也君子行義而盡其性則天命在是矣所行者善則吉所行者惡則凶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也中庸之理不離乎動作語默人倫之閒知者鮮矣

過一分爲太過不及一分爲不及此中庸所以爲難也

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程復心將太極圖中着一氣字又從而釋

洛陽本

之曰太

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乃漢儒涵三爲一老莊指太極